



凤凰文艺丛书

五

叶梅◎著

月飞蛾



中国文联出版社



火凤凰文艺丛书

五

叶

梅

◎

著

月
飞
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月飞蛾 / 叶梅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1

(火凤凰文艺丛书. 第三辑·10本 / 耿广恩主编)

ISBN 7-5059-4787-7

I.五… II.叶…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6511 号

书名	火凤凰文艺丛书(第三辑·10本)
主编	耿广恩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晖
责任印制	杨晖
印刷	武汉珞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600千字
印张	112.25
插页	10页
版次	200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4787-7/I·3757
总定价	19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吉狄马加

丰博绚烂的中国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意识到向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的掘进，是一种历史的自觉。这些作家带着日益强化的民族使命感投入到创作中，努力维护着本民族文化中美好的东西。他们立足于民族，基于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真诚感受，基于胸中流淌着的本民族血质而赋予的真诚意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重要标志。

土家族女作家叶梅便是这样一位有着强烈本民族文学意识的作家。她以本民族文学作为自己的支撑点，把创作思想和文化价值取向深入地指向土家族文化传统所蕴含的美德，通过对土家人生活的挖掘和人生意义的揭示，讴歌了新时代新生活，展现了民族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也传达着土家人在同社会命运、个人命运搏斗中的力量和坚强。

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是重要而深刻的。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没有一个文豪不是靠民族文化的乳汁哺育出来的。印度艺术巨匠泰戈尔，童年时代就接受梵语经典和印度古老的文学艺术熏陶，又到农村去聆听农夫村妇讲述有趣的民间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印度的文化有极高的造诣，使他成为一代文豪。高尔基进的“社会大学”，实际是他吸收俄罗斯文化的过程。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他从小就深入钻研俄国历史文化，又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贵族的享受，到乡间去像普通人一样挑水种菜，从民间汲取文化乳汁，因而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的五百多个人物栩栩如生。其他名作家如果戈理、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斯、歌德、巴尔扎克、惠特曼等等，无一不是对民族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我国的作家也是如此。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巨匠的民族文化素养之高，尽人皆知。鲁迅先生说过，要使作品别开生面，必须“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文学实践告诉我们，一个作家要使自己的创作进入高层次，必须执着地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善于在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叶梅深深地懂得民族文化对于自己创作的重要意义。她将自己创作的根系深深地植于土家族现实生活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并把表现土家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历史命运、揭示土家族的民族文化精神、描画土家人的民族集体性格，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文学使命。她在作品中描写土家人的民族地域生活，并紧紧依附土家族的文化母体，着力寻绎土家族文化的秘密。可贵的是，她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体察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并努力把这些变化反映到创作中来，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土家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数千年来，土家族不仅在独特的地域生存背景中显示出顽强的民族生存能力，

并与其他民族一起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构筑了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熔铸了刚健而独特的民族性格特质。

叶梅是湖北恩施籍的土家族女作家，她对故乡恩施与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土家族父老乡亲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叶梅的小说既近距离地描摹土家人的现实生活、时代变迁、思想与情感起伏，又远距离、多角度地书写土家人远古时代、土司时期、改土归流、新中国成立前后等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生活，特别是大量地楔入对土家人生存背景、生存方式、历史传说、英雄故事、民族心理与民族风俗的描写，立体地展示出土家人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性格特质，凸显了土家族独特的生存方式、情感世界、道德观念与生命意识。所以，读叶梅的小说，既能观赏到土家人面对山大水险的艰苦自然环境而坚忍不拔的生活勇气以及随之形成的强悍、勇武的民族性格，也能察觉到土家男女推崇自然情感、张扬生命激情的情感方式与体验；既能触摸到土家人在与人交往中形成的轻财重义、守信重诺等民族道德品质，也能感受到土家人豪放豁达、乐观自信的生命观念以及独特的生命意识；既能看到土家人面对城市化生活挑战表现出的复杂心理，也能感受到土家乡村文化的特有魅力及其融入新型城市文化的可能性。

叶梅的小说，还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文学在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历程和精神世界方面的力量。她在深刻而艺术地展现土家族民族风情和情感世界的同时，阐释了土家族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 and 分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叶梅的小说无论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还是对于文化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发展都是有价值的。

在新世纪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伟大进程中，作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作家如何在建设先进文化中坚持中华民族的品格，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重要课题。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是凝固

静止的,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着的。它还要根植于中华民族当代生活的现实土壤,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所以,当代作家投身先进文化的实践和创造,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努力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向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学习,向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学习,努力创作并发展属于我们本民族的优秀的当代中国文学。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写作者努力的方向。

真心希望作家叶梅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促进民族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目 录

1 | 序 / 吉狄马加

1 | 最后的土司

51 | 山上有洞

99 | 回到恩施

148 | 魁星楼

189 | 城市寂寞

242 | 五月飞蛾



最后的土司

—

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外乡人正孤零零地站在山顶上，用陌生的眼光搜寻着龙船河。

春分时节，夜里淅淅沥沥下过小雨，清晨却是风和日丽。眼见着太阳火爆升起，巨大的牛皮鼓下聚满了龙船河的男女老少。一道鼓响如雷声滚过，外乡人在山上打了个愣怔，山下密密麻麻的人群却如潮水涌动，叫喊出一片“噢嗨”。

耳听得二道鼓响，一匹黄牛被牵引出场，那牛，毛皮放光，乌黑眼珠似镶嵌的宝石，牛头上结一个大红绣球，端的如结亲的新郎。那牛在鼓下稳稳站住，头朝东方，眼里一片安详。这时就有三道鼓响，此道鼓却不绝止，如沙场奔马，一阵紧似一阵。鼓声中见梯玛人物身着红蓝法袍，手摇八宝铜铃，手舞足蹈。一条壮汉走上前来，照准牛头就是一刀，血光冲天而起，直直遮掩了太阳。



外乡人被眼前的情景震惊得一时瞠目结舌，忘记了自己浑身的伤痛。

啊——舍巴日

啊——舍巴日，舍巴日……

呐喊的人们赤裸胸脯，腰系草绳，胯间夹一根扫帚柄，围绕牛皮鼓欢快起舞，时而仰面朝天，时而跪伏大地，摆手摇胯，场面沸腾。酣畅之时，不知从哪里突然跳出一个黑衣的年轻女子，双目炯炯，额头一片灿烂血红，像是涂抹的牛血，黑衣裤上有宽大的红边，似飘动的团团火焰。女子围着仆地的黄牛飞腾跳跃，将火焰撒遍了全场，鼓声中明显混合着人的急促呼吸如烧燃的干柴，一片噼噼啪啪作响。火的精灵仍在弯曲、飞旋，扇动着将绿得发黑的山、绿得发白的水都燃烧起来，同太阳融为一体。

外乡人就在明亮滚烫的晕眩之中感到自己一点点地融化了。

醒来的时候四周已是一片黑暗。他感到自己踏实睡了一觉之后的神清气爽和同时袭来的饥饿，便趁着夜色一步步挪下山去。那龙船河畔三堆篝火旁，散坐着兴奋的土民，有不同于白日的悠缓歌舞在山间回响，外乡人听出那是祭告上天，祭告鬼神，祭告生养的颂扬之词。他对此不感兴趣，他的全部注意力全在牛皮鼓下那一堆丰盛的供品上，让他欣喜的是他所处的位置恰好是在鼓的背面，那牛皮鼓长长的阴影简直就是一条可靠的通道。

他四下里张望了几回，土民们看去都沉浸在他们的歌舞里，他极力地弯下腰飞快地跑到鼓前，抓过一只鸡然后又迅速地跑回树丛之中。正当他寻思是先离开此地还是先享用之时，鼓声突然“咚咚”剧烈作响，他面前一时间亮如白昼，仿佛从地里钻出来似的，十多个高举火把的土民团团围住了他。

土司覃尧盘膝坐在祖宗牌位之下，牌位上写着三十三代覃家土司的尊姓大名。三十三代土司同上天众神一道享用人间供



奉，龙船河子孙万世不忘。虽是清代皇帝改土归流，早已废了土司制度，但龙船河的人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称呼，土司的后人与他们的祖先一样地位至高无上，这在 20 世纪初的龙船河仍毋庸置疑。

外乡人被带到土司覃尧跟前，只见坐着的是一个墩实得像半截柱头的男人，头上跟所有的土民一样包着一盘厚厚的黑帕，粗手大脚从宽衣宽裤里伸露出来，黑红脸膛，颧骨突出，扫帚眉毛，窄窄眼睛无光无彩，样子并不怎样尊严。外乡人便猜想并不会有的凶险，将适才一颗惊惧到喉咙的心安稳地放回了肚里。

那人平和地问道：“哪里来的？”

外乡人也就平和地答道：“川上万县。”

“怎么到了龙船河？”

外乡人说：“躲壮丁。长江边上被狗日川军甩了一镖子，坏了腿，不敢走大路，沿着龙船河就一路走来了。”

覃尧微微点头，并注意地看了他站立不稳的伤腿，那腿肚子上有两个对穿的洞眼。一路在汨汨地流血，外乡人满山上嚼了不少草药，好容易将血堵住，却是钻心地疼，想是已经溃烂肿胀，像有只利嘴的鸟在伤处不停地啄。覃尧说：“你不如坐下来说话。”

外乡人非常感激，送上殷勤一笑，也就席地而坐。土司覃尧继续问道：“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字？可是汉人？”

外乡人点头，说：“我叫李安，十八子的李，平安的安。”

覃尧说：“想你不知今天是我们土家的舍巴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每年春分的舍巴日，我们都要祭祀上天祖先，祈求粮食还有你说到的平安。不知你听懂了没有？”

李安长长地“哦”了一声，并不停地点头，说：“土司你说得很清楚，我懂了。”

土司覃尧并不理会他的明白，说：“既是要紧，龙船河的人就丝毫不敢怠慢，取了最洁净的泉水，用了松杉柏木，给上天祖先



预备三牲供品，由沐浴过的童男童女奉至牌位前，却是不敢有半点脏污。”稍停又问：“这些你明白吗？”

外乡人李安听到这里，有些隐隐的不安了。

覃尧说：“你明白了这些，就不难明白你今夜所做的事情却是将龙船河老少的祖先和众神都得罪了，如若不赶紧谢罪，龙船河的灾难会一年到头。”

李安嘶哑了喉咙问：“……你要我怎么谢罪呢？”

土司覃尧一动不动地说：“将你的那手奉给上天吧。”

说话时节，龙船河的老少密密麻麻无声无息围拢，像筑起一座圆形的城堡，篝火的闪动从一双双沉默的眼中掠过。两条壮汉将一个巨大的木墩抬到李安面前，木墩上血迹斑斑，缝隙里嵌着白森森的骨头渣子。壮汉提着那把解过黄牛的剃刀走近李安。

一阵冷汗洗过，又一阵热血升起，李安突然开口说：“你不要砍我的手，你砍我的腿吧。”

覃尧有些惊讶，他扬了扬眉毛，这使李安看清他实际上长着一双亮铮铮鸮眼，就藏在他浓浓的扫帚眉下。他问道：“为什么？”

李安说：“我是个手艺人，留着手日后好做活。”

覃尧竟点了点头。李安就咬着牙拖着伤腿站起来，一屁股坐到了木墩上。他动弹了一下，侧身将一块硌屁股的骨头渣子捡起扔掉，再稳稳坐好，将那条伤腿在木墩上平摊整齐，说：“砍吧。”

李安虽衣衫褴褛浑身泥污，但此时年轻的脸上却坦坦荡荡，眉尖聚一股凛然之气让土司覃尧心动，他霍地站起，蹬蹬蹬走到李安身边，欣赏地看着李安：“你不怕么？”

李安苦笑笑了笑，却不回避土司的目光，说：“你看我这一头冷汗。怕过了也就不怕了。”

“那好。”覃尧说，“我会让龙船河最好的医师、最好的姑娘照护你。”



他手一摆，一道凉风闪过，砰地剧响，像冬天响过一声遥远的闷雷。李安看看四周，他想知道那声音从何而来，人们却将目光齐齐聚在他的身上。他低下头，见自己的腿仍好端端摊在那里，只是膝下齐崭崭有了一道裂缝，一汪血像从家什里漏出来似的不断从那里蔓延开来，眨眼就浸满了整个木墩。他突然明白过来，两眼一黑晕倒在地。

二

李安睁开眼时，见眼前一张明眸皓齿娇艳如花的笑脸，似曾相识，一个女子伏在他的身前。那女子见他醒来，忙扬起手臂，朝旁边招呼着，那里站着—个瘦瘦的男人，李安认出是跳神的梯玛。

一阵剧痛袭来，李安顿时想起了发生过的事情，他朝下一摸，一边空空荡荡的。他吼叫着：“我的腿呢？”

梯玛说：“奉给神了。”

李安怒睁两眼，咬牙切齿地嘎嘎笑起来：“就那条烂腿？你们那神，胃口也太好了。”说完了又笑。梯玛罩老二似不经意地在他膝盖处摁了一下，一种酥麻酸痛立刻使他禁不住失声尖叫。梯玛说：“神知道你是一个聪明要强的汉子，可你也要知道，如果不是我的药和伍娘的照看，即使你截了腿也会死去。”

那叫做伍娘的女子捧过一个陶罐，将一根竹管伸到他的嘴里，他吸出一口甘甜，于是便贪婪地猛吸了一通，浑身的燥痛被一点点地扑灭。女子的嘴角浅浅一笑，又将他的伤口用一种黑色的膏药轻轻涂过，那里便只有凉凉的感觉了。

梯玛悄然而去。李安看自己是在一间板壁屋里，中间一个宽大的火塘，他便躺在离火塘不远的竹床上，身下垫着厚厚的竹叶。看那女子窈窕的身子在火塘前走动，一时拨火一时加水，弯



腰举臂就如舞蹈一般，猛然想起她就是舍巴日如火焰跳跃的女子，李安便嘲笑道：“你们土司倒真是把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女子弄来招呼我了，我李安岂不成了你们龙船河的贵宾！”

女子轻盈地走过来，却不说话，一张红唇像盛开的花瓣，只是无声地启合，两只手像是飘动的水草，缠绕着又分开，上升下降，做出让人眼花缭乱的一串串动作。李安脱口喊道：“你是个哑巴？”

女子的手戛然而止。

李安后来才知道，同龙船河许多破解不开的谜一样，女子伍娘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十八年前的一个早晨，桡夫子在龙船河的漩涡里发现了一只转动的木盆，不管水流如何冲击，木盆只是在那里打转，两个时辰过去了还在原地。更让人惊异的是，一个小小的婴儿裹着一件红绸衣，安安静静地躺在木盆里随着那波浪摇晃，一个劲儿地对着天空奇异地微笑。土司看了说：“河水都打不走，那就养在龙船河吧。”她随了土司姓覃。

覃伍娘从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她高兴或者生气都只会呵呵地叫。可她长成了龙船河最美妙的女子，她吃百家饭长大，自小便学会学鸟飞兔跑，树摇草动，将山水天地间的灵气都采到了心里，她会用身体的动作表达一切，龙船河的人从来也不觉得伍娘不会说话。过了十八岁，伍娘赶了女儿会，寨里人为她搭起一座板壁屋，算是自己当家立户。

当土司覃尧说过让最好的姑娘来照护那个外乡人之后，久久逡巡的目光停在了伍娘身上，伍娘就在龙船河所有姑娘们失落的眼神之下骄傲地站了出来。她用最轻柔的动作擦去外乡人身上的血污，按梯玛的吩咐包扎起断腿，一切都做得妥帖完美。土司吩咐将昏迷的外乡人抬进与伍娘板壁屋相连的石洞里，并在石洞与屋子的连接处做了一扇腰门。土司再三叮嘱说：“你只管照护好他的伤，要是他敢对你非礼，你就用这把斧头先砸碎他



的另一条腿，再砸碎他的脑袋。”

容光焕发的伍娘轻轻点头，这桩意想不到的差事给她带来许多快乐，除了土司百里挑一从龙船河众多姑娘中独点了她，让她格外地骄傲，她心里还暗暗怜惜和喜欢这个陌生的外乡人，他长着一副清秀的面孔但却并不怯懦，昏睡的时候，那一头浓密的黑发耷拉在额前，充分地动人，不像龙船河的男子一年四季都包着头帕，看去差不多的模样。

伍娘见李安醒来，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她一会儿给他喂水，一会儿又比划着问他吃不吃东西，李安一点头，她忙舀出鼎锅里的芋头粥来喂他。李安吃一口，伍娘便笑一下，那笑靥光彩夺目，映出满屋红艳艳亮灿灿的，外乡人李安也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李安竟流出满脸眼泪，伍娘忙收敛了笑容，用一块帕子替他擦拭。李安到此时才把连日的劳苦惊惧耻辱疼痛一起发泄出来，直嚎得三魂散去，七魄归来。伍娘拿着那块湿透的帕子，凄凄地伏在床前，心痛不已。

到得七七四十九天，膝盖伤处结痂掉壳，半截腿恰如生出来就是杵头，皮肉神奇地合拢在一处，长得光光滑滑。李安拄了木杖，由伍娘扶着来到茅屋外的阳光下，恍如隔世。只见门前小溪潺潺，清风徐徐，竹枝摇曳，鸟语花香，再无半点嘈杂纷扰。回首一看，身旁伍娘月白衣衫，人面桃花，有说不尽的温柔，于是所经事情是祸是福便再也分辨不清。

伍娘见李安眉舒目展，便小鹿一般跳进木屋，抱出一个牛皮口袋来，李安一眼认出是自己的木匠家什，不禁又惊又喜：“你从哪里拎来？怎么知道是我的东西？”

伍娘手指口袋上那个红漆写成的“李”字，嫣然一笑。

李安喜从中来，赞道：“你呀，真是个好人的女子。”

在一块平整的大石头上，李安将口袋里的家什一一摆弄出来，斧凿刨钻还有划线的墨斗，所幸样样都尚齐全，便示意叫五



娘折下一根嫩竹枝儿，他接在手里长砍短削，眨眼工夫做出一只漂亮的口笛，长约二寸，中间独一个眼儿，放到嘴边一吹，即刻就有清脆的鸟儿鸣叫起来，却是又与鸟儿叫得一般，长声短声，会极长地转了弯去，远远地穿过林子，飘到了云里头。

伍娘圆睁着两眼，开始不相信是这短笛吹的，直到李安停了又吹，吹了又停，她才突然欢喜地蹦起来，一把夺过去看了又看，眉飞色舞地吹了起来。

李安说：“好吗？”

伍娘蝴蝶般绕着他旋转，笑靥如花。

李安说：“我还要做一件更好的东西给你看。”

当晚，李安叫伍娘找出一节上好楠木，又叫伍娘在洞内四角点上火把，然后把腰门关了，独自在洞里乒乒乓乓做了一夜。次日黎明，伍娘听得腰门嘎吱一响，却见李安潇潇洒洒，两腿如常地走出门来，站在她跟前，身材挺拔如玉树临风。

那时惊呆了伍娘，她一下子扑过去抚摸着李安的双腿，原来一只却是木头做成，心下明白过来，又是欢喜又有说不出的怜惜，不禁珠泪长流。

李安见她泪眼楚楚，心下不由得十分地感动，这女子与他本是素不相识，却对他如此珍视。正如那梯玛所说，他一个外乡人遭遇大难，若不是这女子的善良温柔，百般照护，只怕早化做了山鬼，想到这里，李安一颗心化做似水柔情，他一把拉起伍娘，将她粉嫩的脸蛋、会说话的眼睛细细看了一遍，道：“伍娘，同你在一起，真让我李安尝到从没有过的快乐，我要把我所有的手艺都献给你，我要为你修一幢屋，为你打一套最好的嫁妆，用花梨木做一个明光铮亮的首饰匣，让你不用镜子就能看清自己的美貌……”

伍娘含情脉脉地看着李安，连连点头。

李安心潮激荡，说：“伍娘，我要娶你，你听清了吗？你肯答



应我吗？”

伍娘两颊绯红，含羞带笑地把头一点。李安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两人无比甜蜜之中，伍娘忽然拉住他的手，来到门外，指着寨子中心，那里有一幢高大的吊脚楼，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全寨。伍娘比划着要他一同往那里去。李安猜测着：“那里是什么地方？”伍娘又比划着，指天，又竖起大拇指。

李安沉下脸来：“……你是让我去见你们土司？”

伍娘点头。李安却摇头，说：“不，我不想见他，一辈子也不想见。”

伍娘脸上现出不解，她有些着急地比划着，你不是想娶我吗？我们得去见土司。李安明白过来，说：“不，我娶你，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用不着给他们说。”

伍娘惊讶地摆手，又去拉他。李安推开她的手，说：“如果你实在要去，就算我刚才的话没有说。”对那墩墩实实的土司覃尧，李安惧恨鄙视兼而有之，不提则罢，一提则将满腔柔情冲去大半，便什么也不想再说，叹着气回到洞里。

谁想伍娘冰雪聪明，自有一番主张。第二天雀子刚叫，一阵咚咚的脚步响，伍娘慌忙将李安从洞里拉了出来，李安抬头一看，浑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洞口站着的正是土司覃尧。

“你的腿好了？”覃尧神态平和地说。

李安说：“算我命大。”

“你的手艺真是不错，一点也看不出是假腿。”覃尧围着他转了几圈，前后看着。

李安说：“如果土司日后用得着，我会替您效力的，一定不会做得比这只差。”

覃尧愣了一下，笑起来，“你们这些山外的客人就是心重，说起话来带着钩。不过我倒也喜欢同外面的人打交道。你知道